

神秘的千年古井

蒙顶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城境内,海拔 1400 多米,山上古木参天,草木葳蕤,环境清幽,气候十分湿润,天气复杂多变,当地人常用“蒙山天气喜无常,一日三变小孩脸”来形容。千年古井便位于蒙顶山接近山顶处的一块凹地上。

据考证,此井已有 1700 年以上的历史,并由 3 层石柱围就,井口直径不足 1 米,并被一块雕龙的石板盖着。古井边青苔丛生,砌井石板历经千年打磨光滑如镜。井边的石墙上刻有“甘露”“古蒙泉”“龙井”等不同风格的字体,旁边附有古井的来历说明。井前约 50 多米处,竖有一块高大的石碑坊,上面记载着蒙顶山的人文史实,牌坊之后是麒麟石屏风。两只石麒麟用不同石料雕成,一只常年湿迹难干,一只即使雨天也不沾丝毫雨迹。井四周林木葱郁。即便在晴天丽日,古井一带也常云雾缭绕,星星点点的阳光从树隙间漏下,洒在青苔丛生的石板上,更增添了古井的神秘。

古井会呼风唤雨

对此千年古井,《雅安地名文化趣谈》和《雅州通览》均有描述,并特别指出,其“上覆石板,不可轻而揭取”。名山县志中亦记载:“井内斗水,雨不盈、旱不涸,口盖之以石。”

为何口盖之以石,不敢轻而揭取?县志中解释,只要揭开盖井的石板,滂沱大雨便会从天而降,而只要盖上石板,雨便会消停。是故,民间有“板揭即雨,板盖雨停”之说。

在蒙顶山一带的农村,村民对古井十分敬畏,因为“向古井求雨,一般都会求必应”。

蒙顶山一带降雨非常丰沛,很少遇到干旱年景;但在历史上,周围农村曾遭遇过几次大旱。每遇干旱,当地人亦不慌乱,因为只要备上祭品,前往古井求雨,便能一解干渴。

千年古井呼风唤雨之谜

◆ 姜永育

井,一般是供人们生活取水之用;但在风光旖旎的川西蒙顶山上,一口千年古井却常年被石板盖着,很少用于饮水止渴。因为传说,井盖“板揭即雨,板盖雨停”,神奇无比。人们为免遭雨淋,轻易不敢揭开井盖。

据当地人讲,有一年初夏天旱,数十天滴水未下,人们无法下田耕种。于是,一部分村民上山求雨,另一部分人把牛牵到田地等下雨。求雨的村民把井盖揭开大喊 3 声后,天上很快下起了大雨,人们在大雨中耕种,田里的活一点儿都没耽搁。

时至今日,当地村民仍对古井的神奇感到敬畏。人们路过井边时都显得小心翼翼,更不敢轻易去揭井盖,有时看到不明就里的外地人揭开了井盖,还会赶紧上去盖住石板。

除了当地人外,一些见证过“板揭即雨,板盖雨停”的游人也对此感到惊奇,迷惑不解。

有外地游客到四川旅游,在得知蒙顶山上有口神奇雨井后,便想去见识一下。上午,蒙顶山刚刚下过一场透雨,空气湿度极大,山顶在中午时分仍然云雾萦绕。穿过参天丛林,踩着陡峭的青苔石梯攀越而上。经过石碑坊,绕过麒麟石屏风,便来到了神秘的古井旁。此时井周围雾气弥漫,



10 多米高的树冠挡住上面的光线,凉爽惬意。走到井前,跨过雕刻精美的石栏杆,上前轻轻搬开 20 多千克的石刻井盖,眼前立时露出了一个直径为 0.3 米的圆形井口,俯视井内,可见井底储存的清澈泉水。井水不多,只有全部容积的 1/3 左右。揭开井盖后,站在井口等待了约五六分钟,想象中的雨点并没有从空中落下。

就在游客准备下山时,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,山顶上空突然云雾四合,乌云密布,冷风骤起。此时离掀开井盖约 20 分钟,不一会儿,豆大的雨点“噼里啪啦”砸了下来。大约过了 10 多分钟,云开雾散,雨滴随即无影无踪,还露出晴朗湛蓝的天空。

古井为何能“呼风唤雨”? 揭盖声击落空中雨?

当地民间有一个神话传说:上古时孽龙撞破天宇,四处兴风作雨,人类始祖女娲炼五彩石补天,并捉孽龙囚于蒙顶山井中,上盖大石以镇之,

后历千秋万代,孽龙虽困于井中而不得出,但若有人揭开井盖,孽龙必张开龙嘴,呼风唤雨,企图乘大雨飞出井外,继续为恶人间,故千百年来,“雨井”一直被石板所盖,无人敢揭而不盖。

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,那么,古井“呼风唤雨”的真正原因何在呢?

一些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:井周围一带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十分充足,经常处于饱和状态,人揭井盖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巨响,引起了空气的震荡,使空气中的饱和水汽分子相互碰撞,迅速造成连锁反应,并很快聚集成雨滴下落。专家同时指出,古井附近的人若高声叫喊,有时也会出现类似打开井盖呼风唤雨的效果。这种现象在四川的甘孜、阿坝等高原湖泊中也较为常见。

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古井有时揭盖会下雨,有时揭盖却不会下雨的现象。

对古井揭盖后能下雨的现象,还

有专家给出了另一种解释:井一般有冬暖夏凉的特点,一方面是打开井盖时产生了声音,震动了空气中丰富的水汽;另一方面,夏天时古井内的气温比井外略低,一旦打开井盖,就会形成对流,湿度很高的冷暖空气相互汇合,从而对下雨助了一臂之力。

但这种说法也不能解开人们心中的疑团,因为井口面积太小,不可能影响到整座山的小气候变化。

揭盖下雨乃巧合

“真正的原因是巧合”。当地气象专家在经过多次试验和观察后,对蒙顶山古井“呼风唤雨”现象做出了科学的解释。

据气象专家介绍,蒙顶山海拔 1440 米,山顶常年云雾缭绕,湿度极大,降水日数多,自古便有“雅州天漏,中心蒙顶”之说,年降雨量高达 2200 多毫米,比“雨城”雅安 1800 毫米还多 400 多毫米。专家分析,这么多的降水量导致山顶一带几乎日日雨水不歇。因此,人们揭开井盖时,碰巧遇到山顶下雨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至于为何蒙顶山山顶多雨,而半山腰乃至山下的名山县城却降雨较少呢?专家表示,这并非是古井所致,而是蒙顶山所处的特殊地形造成的。蒙顶山处于气流迎风坡,空气沿山坡爬升时,到山顶一带由于温度降低,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雨降落下来。因此,除了蒙顶山的山顶降雨较多外,山一带的降雨相对都较少。

看来,千年古井“呼风唤雨”之谜并不神秘,它原来是大自然中一种有趣的气象现象。

摘自《百科知识》2013 年 23 期

我是落花生的女儿

许燕吉

12.日本人打来了

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,办一个带伙食的公寓。七姨走后,妈妈搬到了爸爸的书房,那看得见海的两个大间布置成了卧室。这样一来,袁妈给人家做饭,刘妈打扫房间,给人家洗衣服,工资也挣出来了,房子也不用换了。记得住西边大间的两位大学生,他们有时也和大家谈笑。特别是哥哥喜欢向他们问这问那,他们也喜欢和哥哥说话。住原客厅的,先是一对新婚夫妇来度蜜月的,后是贝特兰先生,一位新西兰记者,还参加过“保卫中国同盟”的工作。来后不久生了伤寒病,从医院回来休养。婆婆找了爸爸的一件小古董——铜制镂花柄的小铃铛放在他的床头,有事好叫刘妈。袁妈给他做西餐夹三明治,切下来的面包皮我都捡着吃了。

考了真光学校不久,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 Miss Akens 的信,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,免去我的学费,直到我毕业,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。妈妈说,这就不用转学了,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,留在圣司提反更好。英皇书院也来信,说免了哥哥的学费。还有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,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。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挺大的安慰。

开学后,我和哥哥上学,妈妈上班,袁妈、刘妈忙房客、忙家务,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、小猫,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。朋友们叹为观止,说:“哎呀,许太太真了不起!”不过,变化还是有的:汽车卖掉了,钢琴没卖,移到了饭厅,大学生房客有时候敲几下。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。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,因为妈妈回来得迟,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和我们淘神了。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,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。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,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,说说学校里孩子们的事,笑得挺开心,大家也都很开心;有时候就不然,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,她就会大哭一场。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



石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,我都怕那石匠来。

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,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。有一天,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,我下课回家时,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,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一小缝,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,把花放在她的床头。别人有没有精神压力我没问过,七姨来时,和尹修女两人轮番地给婆婆、袁妈、刘妈三人布道,劝她们三人都去受了洗。现在,她们没事儿就念经、祷告,说这样爸爸就能早离炼狱升入天堂,天主还会保佑我们大小平安。

就这样,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。四个月后,香港沦陷了。那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,星期一。早上,我提了书篮,哥哥背了书包,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。还没出院子,就听见天上有“嘟嘟”的声音。抬头一看,有几架飞机在飞,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,挺好看的,于是我们停步看了起来。这时,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:“快回来!不上学了!”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,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,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,不是演习,真的打起仗来了。

方才是 Auntie 谭打电话告诉妈妈的,妈妈还在不住地接朋友们的电话,都是报告这个消息。房客贝特兰站在窗前,朝天上和海那边的九龙眺望,不一会儿,他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妈妈说他投军去了,还说:“看人家,国难当头,不用叫,自己就去了。”之后,妈妈也匆匆地出门去了。上午,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,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。一袋是碎白米,两袋是玉米粒。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,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,哗啦哗啦地扬撒。刘妈过来说:“这是救命的粮食,不是玩意儿。幸亏你妈妈跑得快,抢到这几包,打起仗来,没吃的怎么办!”爸爸死后,我似乎开了些窍,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。刘妈一说,我也就乖乖地走开。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,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。不久,妈妈回来了,看见我和哥哥挺高兴的样子,叹了口气说:“当小孩子多好,什么心也不操,天大的事也不用他们愁。”我本来想,当小孩儿没一点儿自由,大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,听妈妈这一叹,隐约地感觉到,打仗是件很严重的事。

43.光的世界

Uncle 的病日重一日。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喃喃自语:光……X、刀二羊……刘强听了心里明白,Uncle 爷爷还在惦记着宝贝 X,惦记着刀二羊。X 已丢失了这么多年,他无能为力;但刀二羊,还有老祐巴,他是在念想中的。这几年他曾多次托人打听过,但始终没有确切消息。近日,由于 Uncle 爷爷的牵记,他的眼前总觉得有一袭黄袈裟在飘。这不,他走在小河边,刚抬头朝那瀑布望去,恍惚中,就见满目的水花在闪烁中漂移、闪动,水帘开处,就有一袭黄袈裟款款移出,朝自己迎面飘来。刘强摇了摇头,以为是幻觉,继续往前走。可那袭黄袈裟却在他跟前站定下来,双手合十、躬身——啊,真的是刀二羊!刘强惊得目瞪口呆!

他大喜过望:“刀二羊!你怎么突然从水帘洞里钻出来了?你难道成仙了?”“不,贫僧道行浅薄,还是凡人。”刀二羊见到刘强,心中一块石头落地,“就像当年一样,是抄近道‘掉’下来的!”刘强兴奋得一把抱住刀二羊:“老祐巴好吗?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刀二羊答:“过眼云烟,不谈也罢;只是师父今年圆寂了。我在那里既无信仰也无事业依托,就真的变成了爱因斯坦说的‘瞎子和瘸子’。于是我就决定到你这里来,为麻风病人做点事,也算此身尽缘了。”

刘强听了,兴奋地说:“太好了。我 Uncle 爷爷正急着要见你呢!”不由分说,就把他领到了 Uncle 的床前:“爷爷,刀二羊来了!”然后他又对刀二羊说:“这是我爷爷,爱因斯坦的学生,美国著名的光学专家。你那篇寄往美国的论文,就是他最先读到的!”

彼此的目光一下子都被意外的惊喜点燃了。老人在床上冲着刘强一个劲招手:“小狮子,快扶我起来!”因为激动,原本苍白的脸上竟泛出了淡淡的酡红;接着,又一叠声命令:“快去搬椅子、倒茶,拿吃的过来!今夜我要跟刘先生好好畅谈!”刘强做完爷爷吩咐的一切,就轻轻掩上门,退了出去。走在路上,刘强想,人生真是不可思议,当今世界上顶级的两位科学家,却要在如此荒蛮之地会面!

两人从傍晚直谈到第二天天明!刀二羊

魂之歌

竹林



来到刘强为他安排的住处,倒在床上,心情依然兴奋异常;强迫自己合上眼,蒙眬中好似来到美国,走进了美国参议院。讲台上,当代著名的核物理学家、号称美国氢弹之父的爱德华·泰勒博士正在演讲:“一台核泵浦 X 激光器(即用核爆驱动的 X 光激光)的强大能量可以发射到数千英里之外;用于防御,足以摧毁敌方数以万计同时袭来的弹道导弹;用于进攻,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……”刀二羊忍无可忍:“不,不!我提出的 X 光激光创意,决不能让你们变成‘第三代核武器’!决不!”“哪里来的中国人?把他轰出去!”眨眼间,他就被赶到了大街上。大街上人们正在欢呼,喊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把刀二羊吵醒了。睁开眼睛,他发现天已大亮,人们正纷纷从屋子里奔出来,迎接陈团长带着士兵为艾松解围归来。

再说 Uncle,见刀二羊时的兴奋劲一过,今生的光明已在眼底渐渐黯淡了。但他口中依然在呻吟着呼唤什么。陈太太心里又急又痛,只好凑上去说:“Uncle,求上帝吧!”

Uncle 似乎听见了:“神……‘它’只有……一个!”声音虽微弱,一屋子的人都听清楚了。陈太太频频点头。刘强却痴痴地想:耶稣、耶和華、释迦牟尼……满天群星,哪一颗能给人类带来最博大的爱,真正的幸福和自由?”于是他问:“‘它’是谁?!”Uncle 在枕上喃喃道:“大自然的造物主……宇宙的缔造者……我们心灵的主宰……”声音越来越低。刘强弯下腰去:“爷爷,‘它’究竟是谁?”“哦,光,光的世界,光的定律……”

刘强还在拧眉沉思,Uncle 突然激动起来:“啊,它来了,来了——”话音未落,似有一道淡淡的绿光透入屋内,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了心灵的震撼。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陈团长冲进屋子:“Uncle 爷爷,您的 X,您的宝贝来了!”好似注入了一股神奇的生命之泉,Uncle 的脸色为之一变,双臂也直直地向上伸去:“啊,光的世界,我看见了!那里有无限的可能……”刀二羊的脸上也显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。他刚想伸出双手去握住 Uncle 的手,与他一起接受一次光的洗礼,可是,Uncle 的手臂却蓦地垂落了下去!